

中國民族之改造

心理碩士
宗哲學士
藝術學士
張君俊著

中國民族之改造續編

中華書局印行

中國民族之改造續編（全一冊）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

◎ 實價國幣一元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著

者

張

君

俊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路錫三

中華書局印刷所

上 海 澳 門 路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

分發行處

各埠

中華書局

自序

本書前編去年出版時，著者適應友人之邀請，作武漢之遊，就便考察鄂中民族之特點，故無意再續『下卷』，所以在該書上面，沒有標明『上卷』字樣。但拙著自去年十月問世以來，謬承海內外學者加以注意，這是值得欣幸的。現在姑不問他們是否贊同或反對，但本書所擔任拋磚引玉的職責却夠可以敘述了。

有的讀者與著者十分同情，故大有百分之百的贊成之概，所以不惜恭維，說些錦上添花的好話。著者對於他們的過獎，只有慚感交併罷了。有的朋友仍懷疑我的結論，謂此種題目，範圍過大，不是這般簡單，還須繼續不斷的努力，方能達到科學真理的階段。著者對於他們的態度，是相當尊敬，並且接受他們善意的批評。

有的却贊許著者採取的方法，謂此種動向，為開拓研究我國民族新的園地。有的批評本書沒有切實的辦法，以供人之採取，所以仍不失為紙上空談。有的讀者以學者的眼光，批判本書之得失。也有的竟不批評本書之長短得失，反直罵著者為怪物，所以有這些怪議論。最不敢當的，莫過於他們把著者列在邑人王闡運、楊度、彭德懷、毛澤東之後。這明明是破口罵人，著者不敢領教。

根據以上種種現象，著者雖無意續此書，但在此種情形之下，亦不能不續撰本書的『續編』；一方可以應付當前環境的要求；一方可以補充前書未竟的意義；一方可以答覆讀者的疑慮；一方可以發洩向來要說而不能不說的悶氣。一舉數得，著者才有勇氣向前邁進，而草成這編所謂『下卷』。雖不敢說圓滿二字，但亦可以說勝於不續罷！

本編有些是從舊著《東方民族改造論》採來，係多年搜集的材料，因有些熱心此道的同志，迫不及待，故要求在漢口《正義報》學術專刊提前發表了。茲為防止遺失，及便於研究起見，故把他整理完好，再行付印，想讀者亦同情此種微意的。

又有一事可以向學術界預告者，即孫哲生先生運用政治家的眼光，知民族之復興，非從生理下手不可，故對於拙論甚感興趣，現挽著者主持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研究事宜。著者擬把本書所採取之種種證據，由新的途徑，再事研究，看是否可靠。現在由孫先生這樣熱心的提倡，在不久之將來，此種學理，必更有可以重行證實或修正的希望，甚盼海內外的學者，不時指教，以匡不逮是幸。

本書經摯友葛君曼先生之批評及斧正，又杭淑娟先生之校對，特此聲明，藉表謝忱。

民二十五年八月一日，張君俊序於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。

中國民族之改造續編目錄

自序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中國民族光榮史之一頁 | 一 |
| 第二章 中國民族與世界民族血統之分布 | 一一〇 |
| 第三章 中國之氣候地質與南北民族生理之影響 | 三三二 |
| 第四章 中國民族體格之改造 | 四三 |
| 第五章 中國民族智力之改造 | 五三 |
| 第六章 從動植物之改造說到民族之改造 | 六六 |
| 第七章 遺傳疾病之研究 | 七八 |
| 第八章 天才遺傳之線索 | 八九 |
| 第九章 家族退化之統計 | 一〇五 |
| 第十章 傳染疾病之勢力 | 一一八 |
| 第十一章 人類將來之預測 | 一三〇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人類天壽之可能..... | 一四二 |
| 第十三章 中國民族婚姻之糾正..... | 一六一 |
| 第十四章 民族改造手段之一斑..... | 一七〇 |
| 第十五章 民族改造學者眼光中之『生存權利』..... | 一九一 |
| 第十六章 結論——民族改造之路..... | 一〇五 |
| 附 件 | |
| 1. 耶生君讀了『中國民族之改造』以後..... | 一一三 |
| 2. 答耶生君讀了『中國民族之改造』以後..... | 一一〇 |
| 3. 答潘光旦君評『中國民族之改造』..... | 一二四 |
| 4. 爲籌備西北大學敬告教育當局..... | 一三五 |
| 5. 再論籌設西北大學敬告教育當局..... | 一四二 |
| 6. 爲兒童健康敬告教育衛生當局..... | 一五〇 |
| 7. 創設『新生活研究院』之建議..... | 一五六 |

8. 輿論之一斑 一六三
9. 中國民族生理之衰老與改造（在各大學之演講稿） 一七二
10. 中國民族之改造撮要 一八七
11. 參考書目 一九六

中國民族之改造續編

第一章 中國民族光榮史之一頁

寰宇最怪的事，莫過於中國民族自黃帝軒轅氏建國以來，有了四千六百九年，在這長時期內，雖碰了好多危險，然他還是不倒翁似的，把他征服下去，也隨即站起來，這的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實。所以一直到現在，他還是老大模樣，在世界諸國內，也算是位老祖宗。在西洋歷史內，幸運最長的國家，要首推羅馬，自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到紀元後四百七十六年，也就宣告破產。按他所享的遐齡，不過一千二百二十八年，僅及中國四分之一強，然中國雖老態龍鍾，但他的精力，還未至不能繼續生發；那麼，中國民族的國壽，若是應付得法，尚有無限的希望。西洋古國，有亞述、伊及、希臘、印度、波斯、雅典、巴比倫、加特基、斯巴達；他們雖出世很早，然不久便冰消瓦解了。試問現在的羅馬、伊及、亞述、巴比倫在那裏？若掉頭東顧，審察中國一番，我們即知他還是健在，這不是得未曾有的奇事！

中國民族能保持他的地位於不敝，即知這民族的自身，有不可思議潛伏的能力在裏面。若

無此特能，而猶能演起恁般現像，我敢說世無此事。然則特能是什麼？這却不是一二句話可以說清的，我們應追蹤特能出發點，才能了解他的作用和效力。中國民族之能維持獨立，全賴他的親和力；親和力的出發點，就是那牢不可破的宗法制度。宗法制度雖可阻礙文化的進行，但他也能把一般的心理，會在同一焦點，形成有情感彩色的民族，民族情感的彩色濃厚，彼親和力自然加強；此種能力增加，民族互相維持，互相抗敵，和共同生活的心情，也即銳旺了中國的歷史。一分一合，一合一分，已成了一種公式。一分的時候，即是民族離心力表現的時候；一合的時候，也是民族向心力顯著的時候。離心力是親和力的波線下降，向心力是親和力的波線上升。然中國民族的向心力，大過他的離心力；故暫分以後，必有一久合，久合之後，也有一暫分。例如黃帝建國在紀元前二六九七年，到紂時是一二三五年；前後相距千五百餘年，中間經過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帝摯一段歷史，唐、虞、夏、商四段時期，大亂雖有時不能免，然和平時畢竟多些。從紀元前一二三四年起，周天子即大施威權，直到八八三年夷王止。在後半截，諸侯雖打個不開交，然在他們的頭上，還要頂着木偶式的周天子，去號令諸侯。可見他們還有向心力之可言。始皇一出，把他們諸國，打成一片，才成為真實的團結民族。自此以後，中國民族的向心的親和力，即大放異彩了。漢朝共二九六年，僅七十四年分離；唐朝共二八九年，有四十六年亂象；宋共三十六年，有六十五年紛擾，其他如元，如

明，如清統可表示那種治多亂少的綫索。此種綫索，即是民族多向心的親和力的特證。中國垂五千年，仍能獨存獨立，不失大民族的規範，的是這種潛伏的特能形成的。

中國民族在歷史上，有一種奇特的反抗力，即不被任何民族所同化，或征服。周有犬戎、玁狁、荆蠻、西戎等等，他們雖長爲禍邊陲，也未受着他們的打擊。秦有匈奴，也不能損他秋毫。漢對於匈奴，雖取和親手段，然中原人物衣冠，仍未感受絲毫變更。漢朝的外交，最是忙碌，如匈奴入寇，周亞夫屯兵備之，衛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，通西南夷；張騫使西域，通滇國；蘇武使匈奴；李廣利擊匈奴，李陵降虜；傅介子誘殺樓蘭王，擊平西域沙車國；趙充國擊先零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然無論異族怎樣勇猛精進，漢人統給他一個嚴重的痛擊，這是何等的魄力！唐時突厥來寇，秦王退之，獲頡利可汗，擒沙鉢羅可汗，伐高麗，敗日本，擊契丹，討土蕃，伐回紇，破南蠻等等，無不顯著民族奇特的反抗力。宋朝征遼擊夏，敗交趾，服土蕃等事，也可表示他們不弱。但爲宋代的大敵，始是金人，終是蒙古。不久蒙古卒主中原，垂九十年的正統。雖元人武力可畏，然中國民族猶不失固有的精神，未曾染蒙古蠻族的習尚。朱元璋逐了胡元，又建二百七十五年的明業，自明而後，滿清也就代興了。雖他入主中原二百六十七年，然中國民族還是中國民族。我們只知滿人受漢族的同化，並無漢人受滿族的同化。中國民族，建國五千年，除胡元滿清共管中國三五七年外，無不是民族自主自理；雖

中國不免措置失宜的地方，然中國民族之精神，的非其他民族所能望其項背。雖然自歷史上說來，中國民族自能大吹特吹，不受任何民族之同化；但現在的光景，我們即不寒而慄了。

按同化不同化的原故，都以文化不文化爲轉移。歷史的中國，與其他異族比較文化的高低，自推中國首屈一指。中國文化在水平線之上，所以他有餘波向外流；異族的文化在水平線之下，那有羨餘的文化向我們輸灌？所以歷史的中國，雖遭他族蹂躪了數百年，然中土的文化，仍是屹然不動，這才是優秀的民族，把文明的基礎，建築穩固的原故。不然，經外來武力的壓迫，未有不根本搖動而崩壞的。上方是歷史的民族之事實；但現在的情形，却不能作同一的論調了。自從西洋文化同東洋文化接觸以來，東洋文化大有見而却步的樣子，此無他，西洋文化好像在水平線之上，東洋文化的地位，却在水平線以下的景象；要算一上一下，前者可以向下流，後者決無向上衝的可能。西洋是流動的文化，東洋是停滯的文化。流動的文化是活的，停滯的文化是死的。由死活的區別，我們即知東西文化的優劣和成敗。歷史的中國，不被他族所同化，因他本身的文化是活潑有生氣的；現在中國大有被西洋文化同化的可能，這就是因東洋文化是死不長進的原故。

中國文化的中心人物，多生在西歷前五百七十年至二百五十年之間。其餘中世及近世人，也是把古代的學說加上許多「畫蛇添足」的話；究其實在，他們也沒有絲毫的發明。由這事

看來，我們即知那時幾個天才的學者，可以支配數千年的民族思想，也可見中國民族天才的本領，是何等的高明。自他方面看去，我們登時了解歷史的民族，饒具一種創造柔順守法的風度。李聃在中國思想界裏，佔了重要位置；他的激烈的話，比現在的過激黨，還要中肯些。譬如他說：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」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惠出，有大僞；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」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……」「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；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；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」西洋在一七九三年，始有葛德文(Godwin)的政治正義脫稿，當時的人，皆以爲天翻地覆；殊不知在葛氏前二千三百四十三年，早有李聃在那裏鼓吹社會革命！老子的學說，自然不止這一面的論調，不過提到此點，可見中國民族思想發展之早罷了。在西洋有三個傑出的人物，就是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理斯多德。希臘的文化，完全是他們鬧起的；他們的魔力，足足支配西洋文明數千年。在蘇格拉底前一百年，中國民族也產生了一位傑出的天才，即是孔丘。他老先生的魔力，也不亞於蘇氏和他的弟子。孔丘在東洋的威權，比他們在西洋的勢力，有過之無不及。老實說句，孔丘在東方所佔的地位，簡直和耶穌在西洋佔的地位相同。孔家的學說，非常精密，也是適應環境的東西，只看他「無可無不可」的話，便明白了。他的哲學，是建築在易理上面，謂天

地萬物變動不窮，由簡易的變作繁赜的，這與近世的進化論，暗相吻合；可見他的觀察力，居然帶了十九世的彩色，這是何等的令人駭怪！孔丘五十餘歲的時候，東方又產一個宣傳愛學的墨翟；他的精神，是「摩頂放踵利天下的兼愛。」西方人把愛的真諦，說得精闢獨到的，是基督；東方人把愛的真理闡得高明的，是墨翟。基督說：「上帝是愛，愛即上帝。」「你們仇敵，倒要愛他；恨你們的，要爲他祝福。」又說：「賜你們一條新命令，就是彼此相愛。」墨翟說：「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。」又說：「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。」墨翟在基督前五百年，居然把天志要人兼愛的學理，說得透澈淋漓，這的是基督的先鋒隊。當墨子五六十歲的時候，東方又出了一個絕端利己主義的楊朱。他的哲學，是爲我的學說，自然趨入悲觀主義的圈內，像叔本華一流的人物。且看他的悲觀的論調，如說：「萬物所異者生也；所同者死也。生則賢愚貴賤，是所異也。……死則腐骨，腐骨一也，孰知其異且趣當生，奚遑死後？」這是他的厭世主張，也是他達觀的見解。在楊朱生後百十年左右，中國民族中又出了一位進化學者，就是莊周。他在秋水篇說：「物之生也，若趣若馳，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。何爲乎？何不爲乎？夫固將自化。」自化二字，是他的生物進化的大旨。寓言篇說：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，是謂天均。」這五句話，竟當得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與莊周。

同時的，有孟子，他比莊子大卅餘歲，孟氏生時，即孔丘生後百七十九年。孟柯在儒家站的位置極重要，若他老先生和荀卿不出來替孔丘抬轎子，那儒家真會倒霉了。所以他是儒家的功臣，酷似基督教的保羅一樣。他的政治哲學，極帶十九世的民權彩色，如說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」又說：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仇。」其他學者，也很多，目下不必多譚。

右方我把幾個出面人物說了一點，來表明東方文化中心人物，都是絕頂天才；由他們唱來唱去，竟成偉業，和他們同時的，引起許多奇才異能的人，站在他們的旗下呐喊。與他們不同時的，就有些漢儒、晉儒、魏儒、唐儒、明儒、清儒，幫助他們瞎吹瞎講，助他們的威勢。坐是以談中國民族的文化，倒是一般天才的心血腦質所構成的結晶體可見中國民族的智力，的是一種大民族的智力。

按中國民族思想波綫是一起一伏的；堯、舜、禹、湯，都是思想波綫漸起的時候；嗣後六百二十五年，波綫又形下降，到文、武之時，波綫又起了一點；自康王而後，約五百二十年的長期，亦無特別天才產出，此即表現波綫平水的時候。自西歷紀元前五百七十年，至二百四十七年，即是中國民族思想波綫最高的時候；尤以此期的前半，是烈日當頭；此期的後半，似有暮氣的景象，然無論如何，比其他時期，却高明多多了。自漢至北宋，約千三百年，民族智力波綫，自然祇保其平穩限度而

已；其中並無傑出的，創造的學者。在此期前半，所出的人物，如董仲舒、王充及魏晉講老莊的學者，不過替古代的天才吹牛皮罷了。自東晉至北宋，是後半期，他們除開研究「諸子哲學」外，又添上些印度哲學。後半期的智力波綫，似略有起色的情形。因有智顥、玄奘、宗密、窺基、講佛學，王通、韓愈、李翱、講古學。此後自北宋至現在，約八百二十三年，彼波綫也祇略有起伏，并無最高潮的氣象。因朱程、陸王等學者，也無特別創造能力。至有清一代，印度哲學漸衰，儒家定爲一尊，有的專攻宋學，有的專攻漢學；無論講得怎樣天花亂墜，然他們都無特別創造的精彩。我看數千年的學者，自漢以後，都中了孔丘「述而不作」四字的毒。所以把思想的波綫，都壓落下來。你看與孔丘同時的人，多未中此毒，所以什麼牛鬼蛇神，驚天動地的學說，都闡了出來。後世除開王莽、王安石諸人不受這束縛外，再無他人有勇氣去新闢門徑的。然則學術思想不提高，迷信孔丘的學說，也是絕大的一個理由。

民族中之天才的學者，同中國文化發生密切關係，所以我已先同他們應酬了一番。現在我要講中國天才的武人，這個題目的是難於下筆，正如一部二十四史，無從說起。然既要有明瞭民族的本質，却不能避艱難，不能不提綱挈領的，舉幾個第一流武夫的證例在西歷紀元前二六九年至二四八年，東方沒有幾個第一流天才的武人；有的都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，如武王、白起、齊桓、

晉文、孫臏、田單。但自秦而後，上了第一流武人的路線的，却大有人在了。周朝末葉的大勢，已是糟極，忽有秦王政來鞭策諸侯，吞并六國，廢封建，分郡縣，銷兵器，築長城，以威匈奴；焚書坑儒，以禁古學；築阿房，以極豪奢；天下之事無大小，皆決於已。始皇帝之雄才大略，真不愧稱第一流武人！泗上亭長的劉邦，乘秦之亂，收納賢能異才，大展其健兒身手，可以亡秦敗楚，而定數百年的漢業，這又非第一流天才的武人，也辦不了。此時的楚項羽，酷辣陰險，慄悍猾賊，有一范增，尙不能用，固不足當天才二字；即韓信、張良、陳平、蕭何等等，亦是第二流以下人物。總而言之，任何創大業之主，多具第一流的天才；但不能謂第一流的天才定能創大業。前者是抱了命世之才，碰着機會，即能大顯神通，後者謂天才不凡，然時機不熟，英雄也無用武之地。譬如東漢之劉秀，晉之司馬炎，唐之李淵及子世明，宋之趙匡胤，元之成吉思汗，忽必烈，明之朱元璋，清之世祖等等，都各有長才，方能牢籠羣雄，由他們上下其手足，定種種功業；使他們不遇其時，那最後結果，却不能武斷了。雖有少數也能平地起風波，然時機之成熟與否，還不能操勝算的，所以根據他們的成績，說他們是第一流的天才，也不能說無理由，但我也相信中國民族中還有無量數的天才，未逢其時，以致不能成功的。

按天才之武人較多之時，又推三國，若魏、若蜀、若吳，都是半斤對八兩，他們鬧了六十年，還是相持不下。曹操、荀彧、孫權、周瑜、劉備、關羽、諸葛亮、司馬懿諸人，皆是一時傑出的人物。在中國武人